

(香港)
黃易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拾貳



华艺出版社

J247.58-51
14
12.12

111040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第十二册

AD27/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244.0 印张 554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318.00 元(全十六册)

第一章 难反劣势

小龙泉并非一座城，只是龙泉东渤海湾以码头和造船厂为重心的小镇，沿海设有七、八座望楼，海上交通往来亦不见繁盛，连刚出海的一艘船在内，徐子陵两人眼见的不过二十艘大船，渔船倒有数十之众，与中土像扬州那类重要海港，实有小巫大巫之别。

其防守力量是建于离岸半里许处的一座石堡，可容数百兵员，以之对付海盗、马贼或是绰有余裕，遇上突厥军或外族大举来犯则只能应个景儿，恰供攻打龙泉前热身之用。

在海港西北方有一列军营帐幕，兵力在千人间，以他们抵挡突厥人的进犯，亦与螳臂挡车无异。

徐子陵和阴显鹤在西面的一座丛林内，遥观形势。

各码头活动频繁，一艘泊在码头的大船有数十壮丁忙着把货物搬运上船，一副准备扬帆出海的姿态。

徐子陵想起在美艳夫人手下的五采石，忽然之间，他清楚掌握到此石的关键性。自五采石落到他们手上，携石而来，最后又给所谓原主的美艳夫人没收，他对此石虽有作过思量，可是特别在这与师妃暄热恋的数天之内，一切都糊里糊涂，只有在面对危急存亡的时刻，始从迷惘中清醒过来。

现在师妃暄已像云彩那样一去无迹，他也如从一场春梦醒过来般脑筋回复平常的灵动性和活跃。

突利见五采石立即放弃追击颉利，还接纳毕玄的提议与颉利修好，正足看到此石对靺鞨诸族的影响力。只要拜紫亭戴上嵌有五采石的帝冕，不论是支持他的靺鞨部落又或反对他的族人如铁

弗由者，均无法不承认他成为靺鞨诸部大君的合法性和地位。加上邻国高丽的支持，将会成为挑战突厥的最大力量。

引发徐子陵思路是眼前的海港，当这海港发展成另一制海大城，拜紫亭的力量将会以倍数增加，物资源源而至，那时拜紫亭将肆无忌惮的扩展军力。大小龙泉互补互助下，深悉中土城战的拜紫亭，曾是塞外最擅用这形势的人。

拜紫亭之所以不择手段的敛财，是在这情势下没有选择的做法；一方面要压低赋税，以吸引人到这里做生意开拓事业，另一方面却要迅速发展初具规模的城市海港和建造贸易用的大船，在在须财，不能以正当手法得之，只好用卑劣手段求之。

五采石本身顶多是稀世的珍宝，但其象征的意义却主宰着东北各族的命运。

所以拜紫亭即使有五采石在手，亦绝不肯乖乖的交出来，在精心计划下，他早打定主意冒此大险。

阴显鹤道：“宗湘花是来接船，什么东西如此重要？”

宗湘花一行十多人，来到其中一个没有泊船的码头处。三艘大船，出现在海平线的远处，扬帆而至。

码头上还有一群二十多人的粟末兵，由另一将领领队，此时那将领正向宗湘花报告说话，宗湘花仍是那副冷冰冰的神态，只听不语。

忽然另一群人从那艘正在上货的船走下来，往宗湘花处奔去，带头者赫然是昨夜宣布离开的马吉。

徐子陵醒悟过来，难怪马吉如此有恃无恐，原来早安排好退路，就是坐船离开，那颉利和突利亦莫奈他何。他可以到高丽暂避，也可去任何地方匿藏，待这里形势安定下来，他再决定行止。

拜紫亭、马吉、伏难陀，至乎韩朝安、深末桓、呼延金、烈琅、杜兴、许开山等全是冒险家。他们要改变塞外的形势，改变颉利对大草原的控制，从突厥的暴政解放出来，自然要冒上被颉利大军扫荡

之险。

而引发这危机是因颀利采纳赵德言和噉欲谷的进言，意图杀死突利，显示他要把权力全集中到自己手上。所以马吉和杜兴等虽是突厥人，仍在不同的参与程度下，助外人来反抗颀利。招引外族是更不用说。

阴显鹤凝望远在码头的宗湘花，双目射出奇异的神色。

徐子陵终留意到他古怪的神情，讶道：“阴兄是否与宗湘花有交情？”

阴显鹤微一摇头，冷冷道：“我从未和她说过话。”

徐子陵欲言又止，因明白他的性格，不敢寻根究底，岔开话题道：“马吉肯定是知道狼盗内情的人，若能把他抓过来，可省去我们很多烦恼。”

马吉此时抵达宗湘花旁，对进入海港的三艘大船指点说话，只看其姿态，可知这三艘船与他大有关系。

阴显鹤道：“马吉的手下有个叫拓跋灭夫的高手，此人对马吉忠心耿耿，要抓马吉，单是他那一关已非常难过。凭我们两人之力，还是不打这主意为妙。何况马吉本身亦非易与之辈。”

徐子陵记起那晚在马吉帐内见过的党项年青剑士，心中同意，更感奇怪，问道：“想不到阴兄对塞外东北的人事如此熟悉。”

阴显鹤没有答他，道：“际此大战即临的时刻，能使宗湘花和马吉这么紧张的在这里接船，船上装载的必是与龙泉存亡大有关系的物资，故不出粮食、兵器、弓矢等物。龙泉藏粮丰富，故以后者的可能性最大。”

徐子陵双目亮起来，微笑道：“阴兄的猜测，虽不中亦不远矣。阴兄可否帮小弟一个忙，就是立刻回龙泉找到寇仲，告知他这里发生的事。”

阴显鹤一呆道：“徐兄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徐子陵心忖这或者是逮着马吉的唯一机会，怎肯错过。当然

不能贸然说出来，要阴显鹤陪自己冒这个大险，答道：“我留在这里监视事情的发展，寇仲自有找到我去向的方法。”

阴显鹤怎想得到徐子陵在骗他，点头答应，悄悄离开。

拜紫亭接见寇仲的地方是在皇宫另一边，与尚秀芳的西苑遥遥相对的东苑，位于西御花园正中，周围草木小桥温泉环绕，景致颇美。

宫内的气氛和以前并没有不同，可见人人早有突厥大军早晚来犯的心理准备，故不显惊惶失措。

寇仲心知肚明与拜紫亭已濒临正式决裂的地步，随时可一言不合拼个你死我活，因为拜紫亭连额利和突利也不怕，何况他区区一个寇仲，孤掌难鸣，能有什么作为？

来到东苑的白石台阶前，客素别有礼的道：“大王就在梵天阁内恭候少帅，少帅请！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在中土扬州的说书先生，最爱说廊外两旁各埋伏五百个刀斧手，希望贵王不会连故事内的情节也来个照本宣科。否则小弟情愿留在这里浸温泉哩！”

客素别尴尬的道：“少帅真爱说笑，大王明言单独接见少帅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君无戏言，如此小弟放心。”又环目扫视道：“这御园的围墙特厚特高，不适合埋伏刀斧手，来百多个神射手就差不多，恐怕我的鸟儿也飞不出去。”

客素别意仍不动气，哑然失笑道：“少帅令我想起大王，大王每到一地，必会细察形势，作出兵法的评论。”

寇仲心中暗凛，拜紫亭肯定对兵法下过一番苦功，至少是个勤力的军事家，在战场碰上他时必须小心在意。

这客素别也是个高明人物，说话不亢不卑，又能恰到好处地化解自己的言语冒犯。

寇仲哈哈一笑，踏上石阶，朝入口走去，还不忘回头挥手笑道：

“不知待会是否亦由客大人押我离城呢？”

客素别为之气结，乏言以对。

寇仲跨步入厅。

两边均为榻窗，阳光和园景映入，仿佛像置身一座大花园内，厅堂和花园再无分彼此。

活像秦始皇复活的拜紫亭傲立对正大门的另一端，哈哈笑道：“少帅确是勇者不惧，劫去我拜紫亭的弓矢，还有胆单人匹马的来见我？”

寇仲含笑往他走去，淡然道：“你劫我，我劫你，人与人，国与国间就是这么的一回事。我敢来不关有胆没胆的问题，而是看事情有否和平解决的可能？”

拜紫亭待寇仲在半丈许外停步，微笑道：“少帅还我弓矢，我就送一个小礼给少帅。”

寇仲心叫糟糕，究竟有什么把柄落到拜紫亭手上，所以一副不愁你不听话的模样呢？旋即想起越克蓬和他的兄弟。

苦笑道：“大王的确厉害，小弟甘拜下风，究竟是什么礼物如此值钱？”

拜紫亭双手负后，往向西那边榻窗迈步直抵窗前，凝望花园某处，叹道：“为何少帅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敌人？少帅确是个不平凡的人。”

寇仲移到堂心的桌旁，一屁股坐下，淡然道：“坦白说！我对大王的高瞻远瞩亦非常欣赏。是否因置身于大草原，看东西亦能看远点，能够在今天计算几年或数十年后的事，但会否因此而忽略眼前的形势呢？”

拜紫亭傲然道：“这方面毋庸少帅担心，只有掌握今天，才能计划明天。少帅请移贵步，到这里看本王为少帅准备的小礼物。”

寇仲暗叹对方正以行动来嘲讽自己，教自己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！无奈下起立移到拜紫亭旁，往外望去。

全身五花大绑的宋师道，被两名剽悍的御卫高手押着，出现在二十多丈外靠墙的小径处，置身在春天鲜花盛放的美丽花园和浓荫的树丛下，旁边尚有“天竺狂僧”伏难陀，面无表情的盯着寇仲。

宋师道身上有数处血污，神情萎靡，显是经过一番激战后遭擒，内外俱伤，但态度仍是倨傲不屈的向寇仲展露一个苦涩的笑容。

寇仲气往上涌，拜紫亭的手段实在卑鄙！由此更想到昨晚伏难陀出手对付他两人，应是得拜紫亭首肯，并且趁宋师道往宫廷赴宴，设伏把他擒下，如能杀死寇仲和徐子陵，便将宋师道一并处决，一网打尽，干干净净。现在因两人成功突围，又劫走弓矢，故以手上筹码来向寇仲交换。

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弓矢，眼白白又要送回给拜紫亭！但为拯救宋师道，寇仲只有这条路走。

拜紫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事非得已，开罪之处，请宋公子见谅。”

宋师道唇角飘出一丝的不屑鄙视的表情，眼睛往伏难陀转过去，微一摇首，再闭上双目。

寇仲明白他的意思，知是伏难陀亲自出手制服他，并表示伏难陀高明至极，提醒寇仲勿要鲁妄逞强。

寇仲回复冷静，淡淡道：“有机会定要再领教国师的天竺秘技，或者是今晚，又或是明早，哈！想想也教人兴奋。”

伏难陀并不答话，只举单掌回礼，一副有道高僧的模样，此人城府极深，绝不会因任何人的说话动气。

至此刻寇仲仍弄不清楚拜紫亭和伏难陀的真正关系。

拜紫亭向寇仲微笑道：“宋公子是生是死，少帅一言可决。”

寇仲耸肩道：“大王似乎忘记宋公子的父亲大人是谁？若有人敢杀害他的儿子，即管在万里之外，又或是天王老子，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命丧于他的天刀之下！”

他可非虚声恫吓，如若“天刀”宋缺不顾自身生死，全心全意去

刺杀一个人，确有极大成功的机会。

拜紫亭哑然失笑道：“少帅刚才尚在提醒本王不要只顾将来而忽视眼前，现在却又有此要重视未来的警告，是否前后矛盾？失去那批弓矢，我的龙泉上京覆灭正在眼前，我哪有余暇去思量未来茫不可测的事？况且宋公子的生死非是由我掌握，而是归少帅决定。”

寇仲摇头叹道：“我直至刚才一刻，仍只是视你老兄为一个交易的对手，但现在你已成为我寇仲的敌人，这是何苦来由。不过事情尚非没有转机，只要你拜紫亭除宋公子外，一并交还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人那笔应付的欠账，大家仍可和气收场。”

这是寇仲最后的努力，如谈判破裂，一切将以武力来解决。纵使没有突利支持，寇仲仍对龙泉有一定的破坏力。

拜紫亭仰天长笑道：“少帅怕是太高估自己哩！我拜紫亭绝不作赔本的买卖，既然一条人命可换回弓矢，我不会多付半个子儿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好！”

转向伏难陀喝道：“国师能否回答本人一个问题，车师国使节团的人到哪里去。”

伏难陀从容笑道：“现在尚未是时候，该让少帅知道时，少帅自会清楚。”

寇仲心中涌起五湖四海也洗不清的屈辱和对两人的深切仇恨，冷喝道：“好！今天未时中我们在城北二十里处的平原作交易，双方只限五百人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否则取消交易。”

心中暗叹，若不能救回越克蓬等人，他们将陷于完全被动和挨揍的劣势。

拜紫亭欣然道：“少帅快人快语，就这么决定。少帅勿要耍什么花样，这处是我的地头，一旦出事，不但宋公子要赔上一命，恐少帅亦难幸免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多谢大王提醒，恶人我见过不少！似未有人

比得上大王，我们走着瞧吧！”

大步转身离开，抵达大门处停下，淡淡道：“忘记告诉大王一个消息，深末桓已给我亲手干掉。”

拜紫亭露出震动神色，接着回复平静，沉声道：“那就恭喜少帅不用把姓名倒转来写。”

寇仲背着他一拍背上井中月，傲然道：“大王何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将我寇仲留下来，那说不定可换多点金银珠宝？”

拜紫亭叹道：“非不欲也是不能也，少帅是为赴秀芳大家之约而来，我怎能不给秀芳大家这点面子。”

寇仲一声长啸，尽泄心中不平之气，大步离开。

客寮别出现前方，领路而行。

寇仲心神回复澄明清澈，像井中月的止水无波。

自出道以来，他从未试过陷身于如此复杂综错，又是绝对被动的劣势中，但反激起他的斗志，务要与拜紫亭周旋到底，取回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的欠账，拯救遇难的朋友兄弟，同时完成对尚秀芳的诺言，保着龙泉城无辜平民的生命。

这种种难题如何解决？

待会如何向欧良材和罗意交待？

时间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一旦突厥大军压境，一切休提；只能以其中一方被歼灭作事情的终结。

若有徐子陵在旁商量就好多哩！

第二章 刑场之路

徐子陵潜至靠近码头一座仓库旁，躲在一堆杂物后，码头旁有数十个各式各样的货仓，由开放式的竹棚至乎眼前木构建造的大仓库，应有尽有。而他之所以选择这密封的货仓，皆因马吉的人正不断从仓内提货运往船上去。

码头活动频繁，近三百名脚夫忙于起货运货。趁宗湘花、马吉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驶进海港来三艘大货船的当儿，徐子陵自可放手而为。

他观准其中一个肩托木箱的脚夫步出货仓的时刻，发出一缕指风，射在那脚夫关节处，脚夫应指前仆，重重甸甸的木箱往前抛下。徐子陵不慌不忙，再发另一股拳劲，于木箱堕地的刹那，重击木箱。

“砰”！

木箱登时四分五裂，里面的货物立即原形毕露，赫然是一张张的羊皮。

在旁监督的马吉手下看不破是有徐子陵在暗处整蛊，以为是脚夫失足，刚巧这木箱又特别钉绑不牢，只懂叫人把掉在地上的羊皮捡拾起来。

徐子陵差点要掉头去追阴显鹤，又不得不把这念头压下，因谁也不晓得马吉的船何时开行，所以他必须独自处理此事。

眼前的事实告诉他，不管是马吉向拜紫亭将这批属于大小姐翟娇的羊皮买到手上，抑是拜紫亭送给他或托他运往别处谋取厚利，总而言之羊皮确是拜紫亭派人抢劫回来，他们再不用为此猜

估。

这批羊皮是一笔庞大的财富。能令翟娇倾家荡产，更可使马吉发大财。

卸下桅帆的“隆隆”声中，三艘大海船缓缓靠岸。

徐子陵凝神瞧去，船上虽没有挂上旗帜，但看船上船夫的衣着模样，可肯定是高丽人。

徐子陵心中一动，猜到马吉的羊皮是要卖往高丽去，在高丽此等苦寒之地，上等的羊皮确是价比黄金。

想到这里，徐子陵再不迟疑，往后退开，溜往海港无人处投进冰凉的海水中，从海底往马吉的大船洩去。

朱雀大门处有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，二十多个靺鞨战士，人人冷静沉凝，可肯定是百中挑一的好手，在宫奇的指挥下，高跨马上等候寇仲。

客素别凑近寇仲微笑道：“少帅勿要见怪，我们这些做臣下的只能奉旨行事，大王的意思是希望少帅立即离城。”

寇仲像没听到有人向他说话，只瞅着在马背向他冷视的宫奇，轻松的道：“宫将军在过去一年有多少日子是在这里渡过的呢？”

宫奇瞳孔收缩，神光闪闪，按着腰上的马刀，沉声道：“少帅此语意有所指，可否说得清楚些。”

寇仲来到他马头前半丈处昂然立定，淡然自若的哈哈笑道：“宫将军请勿误会，只因为我听宫将军的汉语带点中土东北的口音，联想起在山海关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舍此没有其他的意义。”

心想若是拜紫亭要在城外杀他，作用是振奋军心，日后的说书说到这段历史，会是什么“拜紫亭龙泉门外斩寇仲”。借杀他来向本族和其他靺鞨部族公布此举是破釜沉舟，不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要反抗突厥人的勇气和决心，以激起将兵的死志，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若他这种不惜一切的精神能感染整个靺鞨部，加

上五采石的神话，盖苏文的奇兵，说不定真能创造奇迹，令靺鞨部取突厥代之，成为新一代草原霸主。

拜紫亭熟悉中土的战役，当然不会漏掉名传千古的“破釜沉舟”，杀寇仲后，与突厥再无转圜的余地。

寇仲这猜测并非因身处险境而疑神疑鬼，皆因押送他离城的是眼前此君，明为宫奇暗为崔望的凶人。而他身后的手下，若他们肯脱下军装，肯定是满身刺青的回纥狼盗。

在拜紫亭的地头，要把他逐离龙泉只须客素别和随便一队靺鞨兵已足够有余，何须出动宫奇和他的狼盗手下。

宫奇静心聆听，目神转厉，寒声道：“没有其他意思？少帅并不是第一天到江湖来混，该知说不能含糊，若关及他人清誉，更该解释清楚。”

他二十二名手下同时握住刀把，摆出一言不合，立即动手的姿态，气氛转趋紧张和充满火药味。

把守朱雀大门的御卫均朝他们望来，人人目露凶光，更添杀气腾腾的味儿。

寇仲旁的客素别从容道：“宫将军请冷静点，照下官看只是一场误会。敢烦少帅说两句话。以释宫将军之疑。”

寇仲闻言更肯定自己的猜测，正因宫奇和他手下是“客卿”的身份，客素别只能用这态度劝宫奇，着他不用急在一时，到城门外才动手杀寇仲，因那是拜紫亭的吩咐。

在宫门杀寇仲，只是寇仲与拜紫亭的个人恩怨，拜紫亭便难向尚秀芳交待；在城门杀寇仲，则与整个龙泉全体军民有关，象征意义大有分别。

寇仲一边思量为何拜紫亭似不将那批弓矢放在眼内，两名御卫牵着一匹空马儿朝他走来，马儿见到寇仲，立即仰首昂嘶，跳蹄欢跃，寇仲暗叹一口气，迎过去一把将爱驹千里梦垂向他的马头搂个结实。

拜紫亭真厉害，不声不响的就把整个形势一手控制，千里梦于此时回到他身旁，正表示术文和他的室韦兄弟全给他拘捕扣留。当然还有徐子陵和跋锋寒的爱骑。

哈哈一笑道：“有什么好解释的，若官将军既是清清白白，怎会因为小弟的联想而介怀。”

言罢飞身跃上千里梦马背，双目一眨不眨的凝望官奇。

官奇眼睛掠过浓烈的杀机，冷酷的容颜露出一丝充满恼恨和残忍的笑意，道：“如此请少帅上路。”

寇仲明白他的仇恨来自大批兄弟被他们在山海关干掉。哑然一笑，策骑缓步跑出朱雀门。

出现在眼前的情景，以他一贯见惯大场面亦吓了一跳。

整条朱雀大街行人绝迹，店铺关闭，粟末兵排在两旁，形成两条往南城门延展的人龙，见寇仲走出朱雀门，立即轰然齐喝：“渤海必胜，大王万岁。”

声撼全城，冲天而上。

胆小者肯定会给骇得从马背掉上来。

寇仲感到自己变成被押往刑场斩首的囚犯，若不能改变这种形势，自己只有在城门外被处死的结局。

官奇一众骑士左右前后把他夹在中间，蹄声“啲答”的在朱雀大街响起。

留在官门的客素别扬声道：“少帅保重，恕下官不送啦！”

寇仲暗底下苦笑。怎想得到与拜紫亭摊牌摊成这样子？连与罗意等说句话也不成。若他能再见他们，第一句说的话必是着他们立即有那么远走那么远。

官奇来到他身旁并骑缓驰，神情严肃，闭口无言。

寇仲真气运行，同时转动脑筋，激起死里求生的斗志。

拜紫亭既然要把我赶绝，我寇仲怎能没有回报！

徐子陵神不知鬼不觉的从海水冒出头来，倏地贴着船身往上

疾升，一个筋斗，翻进舱窗，纵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若非全神留意，就算看到徐子陵在眼前闪过，亦只会以为是自己眼花。

徐子陵落在大有可能是马吉自用的舱房中，环目一扫，立即肯定自己所料无误，颇感自豪。他从结构建筑学的方法入手，寻得船上景观最好，最不受风浪影响的舱房，判断出是马吉的房间。

此舱房应是船上最大的宿处，前厅后房，以竹帘分隔，地毯挂饰，均极为考究，金碧辉煌，正是马吉喜好的那种低俗的奢华品味。

就像他马吉的帐幕给从陆上搬到这里来，何况出面厅内地毯上放着大盘马吉最喜爱的鲜果。

床铺均被熏上香料，浓浊得令徐子陵差点想闭气。

徐子陵透帘外望，小厅旁放着一排三个大铁箱，全上着锁，可肯定内里必是特别贵重的物品，否则谁都不愿放三个这样笨重的铁箱在布置讲究的地方。

徐子陵穿帘出厅，没有去碰三个铁箱，全神留意远近动静。

这舱房在顶层舱尾的一端，所以房和厅均有窗户，他从靠海的窗钻进来，此时移到另一边的窗往外面的码头瞧去。

三艘高丽商船泊在岸旁，与马吉此船相邻，徐子陵心中一动，想到八万张羊皮可非一个少数目，马吉的船载上二万张已非常吃力，所以大有可能在高丽商船卸下货物后，即把这八万张羊皮运回高丽。甚或整件事是以货易货的交易。

卸货上货须时，且高丽的海船经过海上的旅程和风浪，当要补充粮食用水和维修，今天内肯定不会启碇开航。

宗湘花、马吉和似是船队指挥者的高丽人在一旁低声说话，不时仰头观天。由于相隔甚远，以徐子陵之能，也偷听不到半句话。

徐子陵晓得他们都是观察风云天色的专家，留神一看，发觉天上的云移动得比先前迅快，白云被较灰暗的云替代，逐渐把阳光遮蔽，正是风雨欲来的前奏。

徐子陵心中好笑，凡事有利有弊，拜紫亭拣雨季立国，固是有

利守城，但在不适当时机骤来大雨，却会阻碍他备战的进度。

果然马吉向手下喝道：“下雨哩！停止搬货。”

徐子陵心忖该是离开的时候，当他再回来时，将会是凶暴流血的场面，因为若要得回八万张羊皮，这将是唯一的选择。

“轰”！

远处天际先是闪电裂破天空，接着惊雷震耳，倏地那边天际变成翻滚混浊的黑云带，往这边铺掩过来。

码头上立时形势混乱，脚夫在马吉手下的喝令中慌忙把未能送上船的货搬回货仓去，宗湘花和马吉则随那高丽人匆匆登上其中一艘高丽商船。

徐子陵迅速离去。

寇仲一边调息行气，一边思量在城门外等待他的会是什么高手？会否是拜紫紫亭本人和“天竺狂僧”伏难陀。

拜紫亭此人极工心计，该是从呼延金处知他寇仲爱马如命，所以特别在这情况下将千里梦交回他，使他难以舍弃爱驹凭身法逃进民居，倘若如此，最后即使拜紫亭能把他搜出来杀掉，亦要大耗人力时间，且夫去轰烈哄动的震撼效应。

所以他若想和千里梦一并离开，只能待出了城门后再打算。

寇仲感到千里梦的血肉和他紧密的连在一起，要他舍弃无私地忠于自己的马儿，让它陷于遭人杀死泄愤的险境，他纵使能从死中逃生，亦不肯如此做。

要死就死在一块儿。

南城门出现前方。

宫奇木无表情的在他旁策骑缓行，两边的鞞鞞兵停止呼叫呐喊，人人眼睛射出坚定狂热的神色，寇仲毫不怀疑他们肯为拜紫亭牺牲性命。

寇仲的心逐渐平静，把生死抛开，晋入井中月的境界。忽然感到宫奇的身体不安地扭动一下，同时往天空瞧去。